

农村留守儿童道德判断能力对欺负行为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陈红妃

贵州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6年5月17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1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14日

摘要

目的：探讨儿童领悟社会支持、道德判断能力与欺负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寻找减少农村留守儿童欺负行为的有效对策，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方法：使用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量表、欺负行为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对270名留守儿童进行调研。结果：① 道德判断能力与社会支持各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② 领悟社会支持与欺负行为存在显著负相关；③ 领悟社会支持在道德判断能力和欺负行为之间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结论：道德判断能力可以通过提高领悟社会支持的水平来间接地减少欺负行为的产生；相比于女生，男生产生欺负行为的可能性更大。

关键词

留守儿童，道德判断能力，领悟社会支持，欺负行为

The Impact of Moral Judgment Ability on Bullying Behavior among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Hongfei Ch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Gui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y 17, 2026; accepted: July 1, 2026; published: July 14, 2026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social support, moral

文章引用: 陈红妃(2026). 农村留守儿童道德判断能力对欺负行为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进展*, 16(7), 186-192. DOI: 10.12677/ap.2026.167350

judgment and bullying behavior, and to find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to reduce bullying behavior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Methods: 270 left-behind children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Adolescent Moral Judgment Scale, Bullying Behavior Scale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Results: ①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moral judgment and social support. ②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bullying behavior. ③ social support plays a completely mediating role between moral judgment ability and bullying behavior. Conclusion: The ability of moral judgment can indirect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bullying b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Compared with girls, boy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bullying behavior.

Keywords

Left-Behind Children, Moral Judgment Ability,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Bullying Behavio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道德判断能力是指个体依据内在的道德标准,对道德的行为进行决策和判断的能力,并且可以依据这些判断去进一步作出反应的能力(陈晓荣, 2015)。个体的道德包括道德原则和标准两个方面,也是个体行为的依据之一。与此同时,科尔伯格的研究表明,道德判断对行为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作为社会特殊群体的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直接照料与陪伴,更容易遭受健康风险、安全风险以及人格形成风险(杨新国, 徐明津, 2015)。留守儿童的发展不仅涉及个人成长,还与国家民生发展联系紧密。

欺负行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攻击行为,指力量相对较强的一方故意或蓄意地反复伤害力量相对弱小或处于劣势的一方(Awiria et al., 1994; 李珊, 宋坤丽, 2023)。具有蓄意伤害性、重复发生性和力量不均衡性(张文新, 2023)。有研究证明欺负行为与道德判断能力有密切关系。在道德判断研究早期,柯尔伯格指出道德判断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诸如亲社会行为,反社会行为,攻击行为以及欺负等行为。例如,有研究者指出,道德判断能力能够对反社会行为做出预测。与此同时认为欺负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攻击行为(赵爽, 许珂, 2018),其与一般的欺负行为不同点在于欺负行为是故意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冯夏婷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指出具有高攻击性的儿童更倾向于将别人的行为归结为有敌意的,并做出相应的攻击行为(冯夏婷, 2003)。在陈晓荣(2015)的研究中更加清晰地指出道德判断能力越低的青少年学生,其欺负行为的得分越高,即道德判断能力能够负向预测欺负行为。因此,如在行为发生之前及时预防,能够进一步减少行为失调和暴力犯罪的发生,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和发展。

根据相关研究显示,社会支持是影响欺负行为的外因之一。社会支持是指人们从社会关系中获取的精神支持和物质帮助(Malecki & Demary, 2002)。有领悟社会支持和实际社会支持之分,领悟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主观层面感受到的社会支持(Ferman & Gordus, 1981)。儿童处于认知发展阶段,相比于实际社会支持,领悟社会支持对他们的情绪和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当个体遇到困难时,个体感受到来自家庭,朋友以及其他人群中的感知到的支持越多,他们越能以积极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在青少年群体中,领悟社会支持能力越低,被欺负的风险就越高(Herráiz & Gutiérrez, 2016)。叶俊杰(2006)指出,在困难情境下,领悟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弹性特质,能对人产生积极引导。一项有关大学生群体的研究显示,提升该特质水平可显著减少其在压力生活事件后的攻击行为(李建雅, 2021)。因此,本研究拟从农村留守儿童的角度,

探讨领悟社会支持对欺负行为的影响,为改善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道德判断能力涉及个体对道德情境的认知和评价(杨韶刚,吴慧红,2006),而领悟社会支持则需要个体对社会环境中的支持信息进行主观层面的感知和理解(曹震宇,2023)。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个体从知觉到社会线索到发生攻击性行为会经历译码、解释、搜寻反应、决定反应和执行反应五个心理加工过程(陈凤梅,陈建超,2005)。道德判断能力作为个体核心道德认知特质,直接影响个体对于各种情境中的线索的捕捉和解释。当个体拥有较强的道德判断能力时,就更容易从情境中识别出他人的支持行为。在面对他人的帮助时,个体基于原有的道德判断就更容易感知到行为背后的支持,从而增强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当青少年具备较高的道德判断能力时,他们更倾向于遵循社会道德规范,建立并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进而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张静,2012)。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探讨道德判断能力对农村留守儿童欺负行为的影响,以及领悟社会支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提出了三个假设,即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判断能力与欺负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农村留守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与欺负行为呈显著负相关;领悟社会支持在道德判断能力和欺负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体抽样方法在某乡镇小学招募了270名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由于13人未完成问卷填写,36人因漏填或某些题目多选被剔除,最终得到有效样本241个,男生109人,女生132人,被试年龄在9~12岁之间。在调查开始之前,向被试说明本次调查目的和内容,承诺调查遵循保密原则,并均已得到被试和监护人的知情同意。

2.2. 工具

2.2.1. 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测验

采用顾海根与李伯黍(1997)编制修订的《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测验修订版》,问卷包含四个两难故事,被试需要对主人公的行为表态(赞成或不赞成),再根据其表态逐一回答相应的问题。该量表采用P分评定方法,根据其总得分来进行判断道德判断能力的高低。在本研究中,问卷Cronbach's α 系数为0.84。

2.2.2. 欺负分量表

本研究采用朱新筱(2005)修订后的本土化问卷中的欺负分量表,问卷保留Olweus的问卷项目,只对反应项进行了修改。该量表采用四级评分,分别为0分(本学期没有发生过),1分(本学期发生过1次或2次),2分(本学期发生3次或4次),3分(本学期发生过4次以上),计分方法为各条目得分相加。分量表一共包括6个条目,分为言语欺负,间接欺负(又称关系欺负),直接身体欺负三个维度。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

2.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Zimet等人(1988)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该量表包含12个条目,涉及三个维度: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量表采用七点李克特积分法,从1分(极不同意)到7分(极同意),总分越高表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91。

2.3. 数据处理

使用spss22.0以及Process3.4进行数据分析,主要采用的统计方法有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以及中介效应分析等。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对共同性偏差进行检验。将道德判断能力、欺负行为和社会支持三个变量的全部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考察变量之间的共同方法偏差[19]。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11 个,其中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16.5%,低于 40%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

儿童欺负行为总得分存在性别差异($p < .05$),男生产生欺负行为的可能性大于女生。道德判断能力与社会支持不存在性别差异,见表 1。

Table 1. Differences in variable scores across genders

表 1. 各变量得分在性别上的差异

	性别 (男 1 女 2)	个案数	$M \pm SD$	t	p
道德判断能力	1	109	28.39 ± 26.42	-0.475	0.635
	2	132	30.05 ± 27.48		
欺负行为	1	109	3.28 ± 4.50	2.888	0.004
	2	132	1.80 ± 3.19		
言语欺负	1	109	1.26 ± 1.65	3.040	0.003
	2	132	0.67 ± 1.25		
关系欺负	1	109	0.99 ± 1.48	2.175	0.031
	2	132	0.62 ± 1.16		
身体欺负	1	109	1.04 ± 1.91	2.557	0.011
	2	132	0.51 ± 1.10		
社会支持	1	109	57.97 ± 15.05	-1.016	0.311
	2	132	59.89 ± 14.25		
家庭支持	1	109	19.22 ± 5.86	-0.493	0.623
	2	132	19.59 ± 5.78		
朋友支持	1	109	19.22 ± 5.55	-1.592	0.113
	2	132	20.33 ± 5.21		
其他支持	1	109	19.57 ± 5.30	-0.637	0.525
	2	132	20.01 ± 5.34		

3.3. 相关分析

为探究道德判断能力,欺负行为与领悟社会支持三者之间的关系,采用 Pearson 相关法对量表各维度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2。道德判断能力与社会支持各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领悟社会支持 $r = .293$, $p < .01$ 家庭支持 $r = .237$, $p < .01$ 朋友支持 $r = .284$, $p < .01$ 其他支持 $r = .259$, $p < .01$),领悟社会支持与欺负行为部分维度存在显著负相关(欺负行为 $r = -.145$, $p < .05$ 关系欺负 $r = -.149$, $p < .05$),家庭支持与欺负行

为部分维度存在显著负相关(欺负行为 $r = -.189$, $p < .01$ 直接欺负 $r = -.171$, $p < .01$ 身体欺负 $r = -.164$, $p < .05$ 关系欺负 $r = -.174$, $p < .01$)。道德判断能力与领悟社会支持相关性不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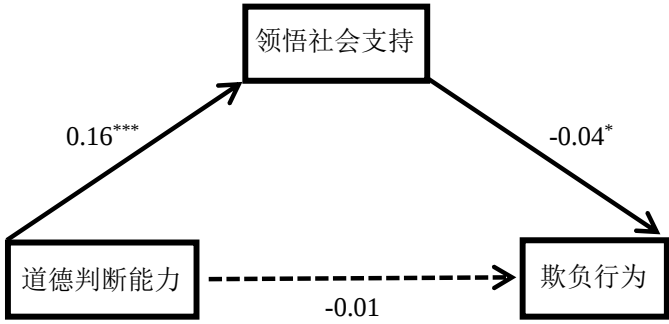
Table 2.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various variables and dimensions
表 2. 各变量及各维度之间的相关

	道德判断能力	欺负行为	直接欺负	身体欺负	关系欺负	领悟社会支持	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	其他支持
道德判断能力	1								
欺负行为	-0.050	1							
直接欺负	-0.037	0.882**	1						
身体欺负	-0.039	0.889**	0.618**	1					
关系欺负	-0.062	0.933**	0.769**	0.769**	1				
领悟社会支持	0.293**	-0.145*	-0.121	-0.125	-0.149*	1			
家庭支持	0.237**	-0.189**	-0.171**	-0.164*	-0.174**	0.883**	1		
朋友支持	0.284**	-0.094	-0.047	-0.095	-0.116	0.910**	0.724**	1	
其他支持	0.259**	-0.101	-0.101	-0.070	-0.105	0.861**	0.602*	0.701**	1

注: **在 0.01 级别(双尾), 相关性显著。*在 0.05 级别(双尾), 相关性显著。

3.4. 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道德判断能力对欺负行为的内在机制, 研究进一步引入领悟社会支持做中介变量代入结构方程模型。通过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中的 Model 4 来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 根据 Hayes 提供的 Bootstrap 方法来验证分析领悟社会支持在道德判断能力与欺负行为间的中介作用。领悟社会支持在道德判断能力与欺负行为三者变量间路径系数如图 1 所示。



注: *** $p < 0.001$, * $p < 0.05$ 。

Figure 1. Graph showing the path coefficients between moral judgment ability, bullying behavior, and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support
图 1. 道德判断能力、欺负行为与领悟社会支持的路径系数图

根据表 3 显示, 道德判断能力通过领悟社会支持这一变量对欺负行为起中介效应作用。而总效应的效应值为-0.007, 标准误 0.0093, 置信区间(LLCI=-0.0257, ULCI=0.0112)包含 0, 表明总效应不显著; 直接效应的效应值为-0.001, 标准误 0.0097, 置信区间(LLCI=-0.0203, ULCI=0.0179)同样包含 0, 意味着直接效应也不显著。结合图 1, 可知领悟社会支持在道德判断能力和欺负行为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Table 3.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表 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

	效应值	se	LLCI	ULCI	效应占比
总效应	-0.007	0.0093	-0.0257	0.0112	
直接效应	-0.001	0.0097	-0.0203	0.0179	14.29%
中介效应	-0.006	-0.003	-0.013	-0.0005	85.71%

4. 讨论

本研究显示,农村留守男孩产生欺负行为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女孩,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张文新, 2002; 尹姗姗, 2015)。这可能是由于男孩在体格力量、肢体爆发等生理层面整体优于女孩,更容易凭借自身的力量优势去压制他人、发起欺负行为。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的长期陪伴和行为管教。因此,相较于女孩,男孩在冲突情境中更容易依托自身生理力量优势产生欺负行为。

通过研究发现,道德判断能力与欺负行为不相关,假设 1 不成立,该结果与陈晓荣(2015)、李洋(2005)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一方面这一结果说明虽然部分留守儿童已经具备基本的道德判断认知,但是由于缺少家庭的约束和监管,道德观念转化为实际行为自控力的过程被阻断,最终表现为道德判断能力无法显著影响欺负行为。另一方面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留守儿童的欺负行为更多地是一种情绪代偿与社交策略,并非由道德判断缺陷引发。当然相较于其他研究,在测量工具和测评情景、样本群体特征等角度的不同,也可能是导致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之一。

此外,本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和欺负行为呈显著负相关,且领悟社会支持对欺负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和直接效应,假设 2 成立。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即低社会支持水平者卷入欺负事件的可能性更大(Kastytis et al., 2018)。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儿童的家庭支持系统常其处于缺失或功能弱化状态(王秋香, 2006)。已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自我意识较非留守儿童差(赵苗苗, 2012),这可能削弱了儿童对来自父母支持的稳定感知。

童年期是人格特质、心理结构及社会交往能力形成与发展的关键阶段,个体所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直接影响其在校园等社会化环境中的行为模式。充分的社会支持有助于儿童增强心理韧性,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与此同时,在同伴的互动中将更倾向于采用更友好的行为方式,从而减少欺负行为的产生。既往研究与本研究共同表明,提升儿童在社会环境中所感知到的精神支持与物质援助,有助于抑制欺负行为的发生。

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留守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对道德判断能力与欺负行为的关系起完全中介的作用,即道德判断能力对欺负行为的直接效应不显著,假设 3 成立。道德判断能力可以通过提高领悟社会支持的水平来间接地减少欺负行为的产生。领悟社会支持在道德判断能力和欺负行为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道德判断能力涉及个体对道德情境的认知和评价(杨韶刚, 吴慧红, 2006),道德判断能力更高的留守儿童更容易感受到来自家庭,朋友等的支持。当面临相同的问题情境时,具有较高领悟社会支持水平的留守儿童更倾向于采用与其道德发展阶段相符的认知框架来评估事件。他们能够将遭遇的生活挑战视为普遍现象,有效降低问题情境引发的威胁感知,进而显著减少采取欺负行为的可能性。因此,当前研究可以说明,领悟社会支持对于留守儿童是一种关键的、内在的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领悟社会支持是留守儿童校园适应和亲社会行为发展的关键保护因子。因此,学校不能仅局限于应试教育的层面,应进一步注重道德教育,将道德教育融入儿童的的生活和学习各个方面,促进儿童对社会支持的理解和转化。其次,家庭和社区应积极配合学校,系统构建支持性环境及时预防校园欺凌的发生。最后,通过提升儿童对社会支持的领悟力,增强儿童的心理韧性,塑造积极的社交模式,

为其终身的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奠定坚实基础。

5. 结论

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判断能力、欺负行为和领悟社会支持的探讨发现：(1) 道德判断能力与社会支持各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2) 领悟社会支持与欺负行为存在显著负相关；(3) 领悟社会支持在道德判断能力和欺负行为之间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留守儿童作为特殊群体，应该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在学校层面，加强道德教育和价值观引导，提升其道德判断能力。可以建立“代理家长联系制度”，弥补情感缺失，建立安全依恋，增加儿童领悟社会支持的能力。构建家校社协同机制，增强其抵御欺负的内在力量，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 曹震宇(2023). 大学生情绪智力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及其干预：领悟社会支持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 陈凤梅, 陈建超(2005). 从社会信息加工模型看儿童的攻击性. *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 (1), 126-128.
- 陈晓荣(2015). 中学生道德判断能力、价值观与欺负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河北师范大学.
- 冯夏婷(2003). 关于3-7岁攻击性儿童的社会认知发展状况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
- 顾海根, 李伯黍(1997). 上海地区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测验的编制及常模制定. *心理科学*, (3), 197-201+286.
- 李建雅(2021). 高二学生领悟社会支持与压力知觉的关系及干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 李珊, 宋坤丽(2023). 初中生遭遇霸凌对睡眠质量的影响：广泛性焦虑的中介作用. *心理月刊*, 18(5), 63-65.
- 李洋(2005). 欺负情境中的部分角色行为与道德判断水平的关系.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
- 王秋香(2006). 家庭功能弱化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 *文史博览*, (14), 69-70.
- 杨韶刚, 吴慧红(2006). 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的研究. *心理学探新*, 26(2), 55-60.
- 杨新国, 徐明津(2015). 浅论留守儿童心理资本的开发模式. *教学与管理*, (2), 80-82.
- 叶俊杰(2006). 领悟社会支持、实际社会支持与大学生抑郁. *心理科学*, 29(5), 1141-1143+1131.
- 尹姗姗(2015). 大学生道德推脱与网络欺负的关系：移情的中介作用. *青春岁月*, (3), 103.
- 张静(2012). 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研究. *当代青年研究*, (9), 60-64.
- 张文新(2002). 中小学生对欺负/受欺负的普遍性与基本特点. *心理学报*, 34(4), 387-394.
- 张文新(2023). 欺凌的界定：文化和发展的视角. *心理发展与教育*, 39(4), 590-598.
- 赵苗苗(2012). 贫困农村地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健康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
- 赵爽, 许珂(2018). 文化自信背景下我国中小学德育模式建构问题与对策. *中小学德育*, (12), 14-17.
- 朱新筱(2005). 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氛围与欺负的关系.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 Awiria, O., Olweus, D., & Byrne, B. (1994). Bullying at School—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42, 403-406. <https://doi.org/10.2307/3121681>
- Ferman, L. A., & Gordus, J. P. (1981). Mental Health and the Economy. *Journal of Ambulatory Care Management*, 4, 87. <https://doi.org/10.1097/00004479-198102000-00014>
- Herráiz, E. D., & Gutiérrez, R. B. (2016). Social Support as a School Victimization Risk Factor.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5, 3473-3480.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6-0503-9>
- Kastytis, M., Vaičiūnas, T., Lukoševičiūtė, J., Malinowska-Cieślak, M., Melkumova, M., Movsesyan, E. et al. (2018). Sufficient Social Support as a Possible Preventive Factor against Fighting and Bullying in School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5, Article 870.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5050870>
- Malecki, C. K., & Demary, M. K. (2002). Measuring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Support Scale (CASSS).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39, 1-18. <https://doi.org/10.1002/pits.10004>
- Zimet, G. D., Dahlem, N. W., Zimet, S. G., & Farley, G. K. (1988). The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2, 30-41. https://doi.org/10.1207/s15327752jpa5201_2